

註： 以下諸多引述包含唐懋毅弟兄及其同工所作的不實指控。此份文件的目的是，乃是簡單的陳明其說話在真理上的偏離及不實的指控。

關於新約默示和權柄的偏離

馬太、馬可、路加寫福音書時都不在靈裏；保羅在第三次行程時也不在靈裏；十二使徒中有許多人『失去了主要的事，就是靈和生命。』

這個目的，在馬太、馬可、路加都沒有寫過，因為他們寫的時候，不在那靈裏面，因為那靈已經有了。因為那靈當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祂已成為賜生命的靈了。但是門徒沒有應用那靈。（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5年2月11日，摘自一封由二十一位同工寄給唐弟兄的信，2005年6月4日，四頁）

保羅應該知道，神賜給靈給我們就是來實行真理的。非常可惜，保羅在第三次行程的時候，他自己不在靈裏面了。所以，他還沒有好好來推動，把真理實行在教會生活裏面。所以真理一直沒有實行過。（唐懋毅，祕魯利馬，2008年1月13日）

他們十二使徒都是，他們有十二使徒讀聖經的東西。主三年半訓練他們，但他們都照著他自己有益的拿來用，但忽略了裏面生命和靈。所以，約翰最後把這生命和靈來告訴我們。（唐懋毅，巴西貝倫，2006年11月19日）

貶低使徒的教訓和職事

十二使徒的職事是『傳統』的，保羅的職事是『法理』的（規條、道理的，在心思裡的）。只有約翰『生機』的職事得以繼續。神允許彼得和保羅被殺，以終結他們的職事。

所以神容許主後七十年羅馬太子提多來，把所有傳統的職事和法理的職事都拿掉了。傳統職事帶頭的彼得也被殺掉了，法理方面職事帶頭的保羅也殺掉了。那麼約翰他沒有被殺掉，他雖然也是一個傳統職事帶頭的人，但是他一直跟隨彼得的；所以照着羅馬的法律來看，彼得是個主要的犯人，約翰不過是個從犯。所以彼得被殺掉了，約翰呢，照法律來說不能把他殺掉，只能放在監牢裏面。你看這都是神所安排的，使約翰他在監牢裏面能殼想起從前主對他們所有的話語。（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8日）

因為神託付他【保羅】的，就是神新約的經綸。他只用法理方面的方法來寫信，去告訴各地的教會。他沒有好好的想辦法，怎麼把它實行在教會的裏面。所以他失去了神給他的託付，神也讓他去了。後來被羅馬太子殺掉，被羅馬的軍隊殺掉。可以說，他在法理方面的職事，到此就停止了。（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7日）

當約翰和其他使徒在一起的時候，他的職事仍受傳統影響之苦；但在經過多年對主的經歷和啓示，以及被放逐的經歷之後，他的職事便成為靈和生命的職事。（唐懋毅，每日靈糧：約翰生機的職事，第五週週一）

用唐懋毅的『生機』職事取代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法理』職事

倪柝聲的職事是『法理的』（意思是規條、道理的，在心思裏的）。

李常受弟兄告訴我們，倪弟兄的家裏，甚至床上都滿了書。所以我們可以說有一個轉移。他【倪柝聲弟兄】從傳統得著所有的著作，並將這些著作帶到法理的範圍裏。
(唐懋毅，每日靈糧：為著國度在生命上長大，第一週週五)。

李常受的『法理』職事就像保羅的『法理』職事一樣，已經『過去了』。

李弟兄法理的職事也過去了…(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如果李弟兄的職事，像約翰的職事一樣的，一直到主再來，也可能。李弟兄過去了，把豐富帶走了。(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老舊的信息是道理，在法理恢復裏的聖徒因研讀真理而被帶到心思裏。

所以一直在講道理、道理、許多的道理，這些東西我們都已經知道了。不要再把從前那些老的信息再拿出來講，已經我們被帶到靈裏面了。(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8日)

在法理【恢復】裏面，他們只要道理對就好了，因為他們都油朦了心，他們都在魂裏面。他們不注意生命必須長大的，因為他們不在靈裏面。法理的人都在頭腦裏面，只要把真理能夠解釋清楚就可以了。(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30日)

他們反而把這個靈研究研究，討論討論。到底甚麼靈？耶和華的靈？還是基督的靈？還是聖靈？還有甚麼靈？你看都落到頭腦裏面。(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1日)

唐懋毅的職事是約翰『生機』職事的繼續。

不光李弟兄有職事，我們也有職事；不光十二使徒有職事，我們也有職事；不光保羅有職事，我們也有職事。我們的職事是接著約翰的生機職事來的。(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1日)

所以這個職事跟從前的，我們過去的恢復的教會帶領我們，那個時候，我們都落在法理的裏面。法理的裏面，他們非常注重聖經裏面的真理，特別是說到保羅的書信裏面的真理。所以他們把真理都來研究研究，大家來討論討論，大家來交通交通，看看聖經到底，真理到底是甚麼？感謝主，到了…先帶領我們向前進步，把我們帶到約翰的職事裏面。(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3日)

唐懋毅是神所託付的；反對唐懋毅就是反對神；批評唐懋毅就是褻瀆聖靈。

我們這些跟隨唐弟兄的人，我們看見了什麼呢？我們看見神在他身上有一個託付。當他說話時，你可以把它當作是神的說話。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唐雅川，巴西聖保羅，2005年10月2日)

…但是這些豐富(水流職事站所出版李常受的書報)，就好像保羅留給我們的豐富一樣，不會產生行動。神需要一個活著的人來產生行動。不要看一個人是否有受更高的教育，也不是看一個人懂得多還少；要看這個人有沒有託付。神是否已把祂的託付給了我們中間一個人？如果他受了託付，那就像神藉著我們作事一樣，神在我們中間說話。如果你反對這個人，你就是反對神，你裏面也就不會產生行動。(唐雅川，巴西聖保羅，2005年10月2日)

如果你反對唐弟兄，你就是反對神。去讀一讀民數記第十二章。（唐在川寄給智利一位弟兄的電子郵件，2007年7月24日）

『所以我告訴你們，人因著罪和褻瀆的話，可以得到赦免，惟獨褻瀆聖靈，不能得到赦免。』我再讀一次，『所以我告訴你們，人因著罪和褻瀆的話，可以得到赦免，惟獨褻瀆靈，卻不能得到赦免。』『凡是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以得到赦免，惟獨說話干犯靈的，今世來世都不能赦免。』所以親愛的弟兄，有的人實在太自大了，他們攻擊唐弟兄是攻擊聖靈。（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盡不同的職事

倪弟兄和李弟兄的信息今天已不再適用；唐懋毅才有『現在的真理』。

李弟兄到主那裡去已經多少年了，從前李弟兄的信息現在能夠應用在我們身上嗎？李弟兄帶領我們要進入現在的真理，彼得前書第一章裏面，現在的真理。為什麼李弟兄不再用倪弟兄的真理——蒙頭、按手？因為那是他那個時代的真理，不是現在的真理。（唐懋毅，玻利維亞科恰班巴，2004年8月）

即使李弟兄到主那裏去之後，主仍繼續賜給我們啓示，使我們看見許多真理。（唐懋毅，Os Escritos de Joao: As Quatro Grandes Visoes de Joao (EAV: 2006)，六五至六六頁）

彼得後書第一章十二節，你們雖然曉得這些事，並且在你們的現在的真理上堅固。現在的真理上。主給我們現在的、在南美洲實行的真理是什麼呢？很簡單，實行靈和生命，藉著呼喊主名、禱讀主話。…我們在現在的真理，不是從前的、老的真理，不是法理方面的東西，都是生機方面的東西。…美國的同工他們要我們服在他們的手下，聽他們的命令。我們不能開特別聚會，特別的聚會只能聽他們的信息，那我們現在的真理從那裏來呢？我們不能一直落到舊的真理裏面去。（唐懋毅，巴西 Ribeirão Preto，2007年9月16日）

李弟兄和倪弟兄沒有看見唐懋毅所看見的；唐懋毅比倪弟兄和李弟兄達到的更高也更遠。

今天我們可以說，我們是站在『聯合弟兄會』、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的肩頭上。他們所看見的一切，今天我們也看見。不過，現今主給我們看見得更多。（唐懋毅，Os Escritos de Joao: As Quatro Grandes Visoes de Joao (EAV: 2006)，一〇五頁）

約翰比基督教所認為的要更有意義，甚至也超過我們在恢復裡所認識到的。但是，弟兄們，我們今天重新認識了約翰。弟兄們，這不是一件小事，這實在不是一件小事。不好意思，甚至李常受也沒有講過這些。倪柝聲沒有講過，李常受也沒有講過。當我在聽【唐弟兄的信息】時，我說，『主在蓋印這份職事』。沒有人講過這些！沒有人…就連倪柝聲或李常受都沒講過這些！主確實是在興起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已經被置於這個新的時期中。（唐雅川，巴西蘇馬瑞，2007年5月20日）

那些不跟隨唐懋毅職事的人已離開了非拉鐵非的地位，成了老底嘉。

甚至我們今天聽到李弟兄的九四年信息的時候，他何等於願意弟兄們藉著呼喊主名而靈起來。特別他關心在台灣、在北美洲的人。如果你們再不釋放靈，你們很可能成爲老底嘉、或撒狄的教會。所以你看，他何等關心這兩個大的地區，但是，他們有沒有

實行呢？到現在我們看見沒有？他曾經要把八四年在巴西所看見的要帶到美國和台灣去，可是弟兄們沒有接受。（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6年9月3日）

聖徒們，二十一世紀初最大的屬靈事件，可能就是老底嘉的出現。當老底嘉出現時，在非拉鐵非和老底嘉之間就開始有一道分界：非拉鐵非願意將門敞開，但老底嘉卻將門關閉。（唐懋毅，每日靈糧：信的人，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第一週週六）

你知道主怎麼作？祂將他們分開。祂把要門開著的分在這裏，要門關著的分在那裏。這裏是非拉鐵非，那裏是老底嘉。主要來了。禱告求讓老底嘉和非拉鐵非在一起，是沒有用的…

在本世紀初，一個重大的屬靈事件也許就是老底嘉的出現。當老底嘉出現時，非拉鐵非（就是那些要門敞開的）和老底嘉（就是那些要門關著的）中間就出現一道分界。但是當我們走主的道路時，主會向我們揭示一些東西。（Helcio Almeida，巴西蘇馬瑞，2007年7月19日）

那些跟隨唐懋毅職事，並且留在非拉鐵非地位上的人，不應該接觸那些已經成為老底嘉的人；這建立了一個分裂的基礎。

我們需要讓眾召會知道，那些在老底嘉的人離開了非拉鐵非的地位。他們才是離開的人。我們需要恢復並醫治那些受混淆、被破壞的人；我們也需要遠離那些定意要留在老底嘉的人，不要接觸他們。（唐在川，『唐弟兄的帶領，由他的兒子唐在川實行生效』，2007年7月16日）

李弟兄過世之後，神在祂的行動和祂的職事中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主恢復的本質已經改變了。那些跟隨唐懋毅的人是在改正主恢復的缺欠。

我們終於看到了今時代的說話。從一九九八年到今天，這就是主所賜給我們的。主給了我們許多東西，一面是要規正主恢復的道路，另一面是要帶我們往前，直到祂來。（Helcio Almeida，巴西聖保羅，2008年5月9日）

自九七年到現在，從李弟兄到主那裏去之後，我們考慮如何能有效的實行主所作的，並且清楚的開啓神行動中及話語上的新階段。因此，我們看見了那靈的改正和新的方向。我們已經看見了恢復裏的缺欠，並且我們有能力照著主從九八年到現在所產生的，來實行這個改正和負擔，至終完成建造的工作。（Helcio Almeida，巴西聖保羅，2008年5月30日）

今天安那翰的相調同工所強調的點，清楚的給我們看見主恢復本質的改變。這是我們所無法苟同的。這非常攪擾我們，並且抹殺了一切交通的基礎。我們若要繼續交通，我們信仰的本質就必須一致。（馬聖民，電子郵件致『經理弟兄們』，2007年6月15日）

這些點會讓召會偏離正軌，讓恢復成為老底嘉。一次長老訓練提到主恢復的六根柱子：水流職事站、相調同工、一個出版、七次節期、全時間訓練及晨興聖言。聖經給我們看見的，與水流職事站宣傳的相反。水流職事站所強調的『職事』帶進混淆。今天李弟兄職事的繼續，居然是一家公司——水流職事站。…李弟兄的地位甚至高過使徒們，和主耶穌自己…李弟兄被認為是永無差錯的…主恢復今天的領導是在兩位教師

手中：工作中帶頭的應該是使徒，而不應該是教師（Ron Kangas 和 Ed Marks）…在水流職事站所帶領的恢復裏，其成全的焦點已經成爲選擇性的少數菁英：只有大學生可以參加全時間訓練。（馬聖民，電子郵件致『經理弟兄們』，報告 Helcio Almeida 所說關於引到老底嘉的方向的要點，2007 年 6 月 15 日）

註：EAV 在二〇〇八年出版了一本西班牙文詩歌，其中 748 首詩歌中，有 492 首取自水流職事站的西班牙文詩歌，卻未聲明水流職事站版權，也未經過水流職事站許可。在 EAV 的西語詩歌中，有八首水流職事站的西語詩歌被省略，六首（包括李弟兄所寫的五首）的翻譯經過修改。五次 EAV 增加或修改李弟兄的詩歌。

只有南美會完成神的託付。墨西哥的聖徒從不談論國度；在加拿大，只有倫敦得到唐懋毅生機職事的託付。主恢復還留在『法理』的範圍。

神特別向南美眾教會所啓示的，神最終的旨意，就是創世紀一章 28 節。祂沒有交給其他的人，只交給我們，祂就知道我們能夠把它實行出去。（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 年 9 月 29 日）

國度的福音一定要傳出去，這是聖經裏的話…但照實行來說，只有我們巴西南美洲我們在實行。墨西哥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們說到國度的福音。他們只知道教會、教會，他們還在教會教會的階段；他們還沒有看見主把我們放在教會裏是爲著天國的，他們到現在還沒有這個光。（唐懋毅，加拿大倫敦，2007 年 10 月 14 日）

所以我們對倫敦教會很有盼望，因爲生機的職事到現在爲止，在加拿大沒有託付給其他的地方，只有託付給倫敦召會。（唐懋毅，加拿大倫敦，2007 年 10 月 14 日）

你如果光用法理，你還在魂裏面。整個的全球恢復的教會到現在還差得很多，回到靈裏面。這個恢復還落到法理的恢復。（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 年 2 月 21 日）

作分裂的工作

不跟隨唐懋毅的職事，就會失去召會的立場，成爲分裂。

註：許多智利南部的召會轉離唐懋毅的職事之後，他的兒子唐在川發佈了一份關於唐弟兄『帶領』的聲明。在其中他教導願意跟唐弟兄的職事站在一起的聖徒，繼續跟當地召會分開擘餅。他寫道：

我們告訴他們：你們沒有離開。你們應該繼續擘餅，即使背叛者同時也在擘餅，你們仍應該繼續擘餅。那是他們自己跟主之間的問題。（『唐弟兄的帶領，由他的兒子唐在川實行生效』，2007 年 7 月 16 日）

註：當月下旬，唐在川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在智利的一個弟兄，信中內容指明，那些不跟隨唐弟兄的人就是在分裂裏：

對某些人唐弟兄也許不是使徒，但對智利他當然是使徒。三十年後你想要改變職事嗎？你不能這麼作，因爲這是那靈的工作，沒有人能毀壞它。…你們爲什麼在維多利亞和美國人有特會呢？…一個背叛的召會怎麼能背負我們主耶穌基督聖別且純淨的見證呢？你們實行神眾子合一的基礎是什麼？是分裂嗎？這是什麼樣的餅杯？這是不潔的餅杯，因爲它是出自分門別類、分裂。這些人跟隨虛謊，自我封閉。但是，主在每一個地方，都爲祂自己留下屬於祂的人。…他們才有資格擘餅。當然，

如果你想繼續擘餅並留在分裂裏，也可以；就連公會也擘餅。讓我們各走各的路。
(唐在川，電子郵件致智利的一位弟兄，2007年7月25日)

唐懋毅的工人和跟隨者在已有地方召會的城市設立第二個分裂的餅杯。

至少在以下國家的五十一個城市中已有分裂的擘餅聚會設立：

- 西班牙
- 南非
- 肯亞
- 烏干達
- 阿根廷
- 玻利維亞
- 巴西
- 智利
- 哥倫比亞
- 厄瓜多爾
- 祕魯

唐懋毅的工人未與同工們、眾召會及眾召會的長老有交通，便自行前往許多不同的地方接觸聖徒；他們的目的是祕密的吸引聖徒去和跟隨唐懋毅的團體聚集。

唐聖民是唐懋毅的同工，他於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三至二十五日在美國旅行，祕密的訪問聖徒，卻未與同工們、眾召會或召會的長老有交通。藉此他訪問了東岸六個州至少九個城市的聖徒。

註：唐懋毅的同工在墨西哥作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暗中進行的。墨西哥的同工們去函致唐在川，表達了他們對此獨立工作的關切後，唐在川寫了一封電子郵件，說他們工作的消息傳播迅速，下次一定要『保守祕密』（唐在川，電子郵件致不明身分收件人，2008年9月30日）

同樣的，唐懋毅在歐洲和非洲的工作也沒有經過交通。

向唐懋毅的跟隨者譴責主恢復中職事的釋放以及同工們

反對水流職事站。

因此，今天水流職事站的權力遠過於此。水流職事站向眾召會發號施令，決定誰在職事裏，誰不在。於是他們決定唐弟兄不在職事裏，說他是在職事之外；又說南美洲的眾召會不在職事裏。這是他們的斷定。…今天正好相反；今天祭司在利未人的指示下事奉。也就是說，今天全地是在水流職事站的指示下事奉。人人都要徵得水流職事站的許可。水流職事站打發同工去設立或廢除長老，或作諸如此類的事…他向各地方召會宣稱只該有一個出版；水流職事站這樣的宣稱，就是強制眾召會裏所有聖徒同意他們所宣稱的地位。這就是說，在主的恢復裏各處各召會的所有聖徒，必須受限於一個獨一的出版。（馬聖民，巴西聖保羅，2005年10月2日）

聖經給我們看見的，與水流職事站宣傳的相反。水流職事站所強調的『職事』帶進混淆。今天李弟兄職事的繼續，居然是一家公司——水流職事站。（馬聖民的電子郵件，報告 Helcio Almeida 所說關於引到老底嘉的方向的要點，2007年6月15日）

反對主恢復中的一年七次節期。

今天有些人談論節期。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回到了舊約。事實上在神的行動裏，祂從來不回頭。祂總是往前；祂是向前行的。（唐懋毅，每日靈糧：生命長大為著國度，第一週週二）

那麼現在的教會有沒有規條的啊？有沒有規條？大家都不敢說。教會不可以有規條的。所以你不必要七次到美國去受訓練的，教會有沒有這樣的規條的？誰都不能說，一年七次到美國去受訓練。你看，把律法帶進來了，基督沒有了。（唐懋毅，玻利維亞 Cochabamba，2004年8月）

弟兄們，利用美國的假日來要求全世界都要來參加一個特會，這樣作對嗎？弟兄們，沒有人可以強迫任何人這麼作。這是不可能的。你有錢一年到美國七次嗎？你有錢嗎？（唐雅川，巴西聖保羅，2007年7月3日）

反對晨興聖言。

所以 Santa Cruz 不用每日靈糧，他們所走的路…你們怎麼去與眾教會合一呢？弟兄們，你想想看。不是我贊成不贊成他們用晨興聖言；但他們自從用了晨興聖言以後，教會分裂越來越多…不要講許多理由，就是自從你用了每日讀經【口誤，指晨興聖言】以後，【難處】開始了…昨天在第一堂信息裏面，有一個姊妹交通【晨興聖言的內容】。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是唐弟兄一個人受了虧損，基督受苦了。我受苦沒什麼，但你不要讓基督來受苦！你不要破壞教會啊！你要用你自己去用，…叫其他教會受苦，叫唐弟兄也受苦。（唐懋毅，玻利維亞 Cochabamba，2004年8月）

我不知道你怎麼能用晨興聖言，你怎麼能享受它同時又得著方向。沒有方向，因為晨興聖言裏沒有方向。（唐雅川，巴西聖保羅，2007年7月3日）

不同點在於，為什麼要用每日靈糧？為什麼要用每日靈糧？弟兄們，因為它是來自一個活著的人，一個主所差遣、所託付給我們這個區域的人；他要把方向帶給我們，好產生出行動，不是嗎？所以每日靈糧是什麼？它就好像使徒保羅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告訴他們這個那個，然後行動就產生了。所有其他的材料，所有其他的書，可能也非常豐富，但在這個時候並不能帶進行動。（唐雅川，巴西聖保羅，2007年10月2日）

反對恢復本。

註：唐懋毅所教導與恢復版聖經相抵觸，茲列如下：研讀基督的家譜會落到心思裏；馬太三章 11 至 12 節的解釋不正確；馬太五到七章的解釋——諸天之國的憲法——是『法理』的；馬太五章『地上的鹽』的解釋是『法理』的。此外，Helcio Almeida 和 Cezar Menegucci 教導說，加拉太書的主題（基督頂替律法，與宗教傳統相對）不正確。（Cezar Menegucci，電子郵件，2008年6月28日）

註：新約恢復本聖經的葡萄牙文翻譯，是在中文和英文恢復本出版後的第一項翻譯工作，但經過十八年，EAV 卻只出版了四福音（一九九九年）。在同樣的時間內，其他十種語言卻已完成了整本新約恢復本聖經的翻譯、出版和發行工作。

我們有六位青年到台灣去幫助他們，盼望他們福音怎麼傳法，我們能夠學學。那我也不能詳細地說，只覺得非常的失望。他們禱讀，沒有禱讀聖經節，只禱讀恢復版裏面的註解。真是太可憐了！我們實行的，聖經是神的話，我們禱讀的時候，李弟兄的光給我們看見，李弟兄的東西給我們充滿，他們禱讀恢復版裏面的註解，那就好像其他的書一樣的…讀孔夫子的書，怎麼讀怎麼讀，你絕不會碰到靈的，只會頭腦越來越多，怎麼也不會碰到靈的。（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許多時候，我們太被知識充滿，聖經知識，卻不是生機的話。我們有太多信息了。當我們聽見新的東西，哦，不行，李弟兄沒有講過這個。哦，恢復版不是這樣的。我們無法接受新的話語。（唐懋毅，加拿大倫敦，2007年10月13日）

反對全時間訓練。

註：從二〇〇五年開始，唐弟兄和他的同工阻止聖徒來參加訓練，包括安那翰全時間訓練和壯年班全時間訓練。唐弟兄和／或他的同工接觸那些有心願來參訓的人，並說他們參訓回來之後會變得消極，他們反而應該參加唐弟兄的 CEAPE 訓練。

你想要作使徒嗎？你要作先知嗎？你要作傳福音嗎？你先被成全。哪裏去成全？到學校裏去成全？到訓練地方去成全？哪裏？哪裏？感謝主！CEPPEV（唐弟兄的工作辦的訓練）CEPPEV 被成全，產生 colporteurs（售書小販）。（唐懋毅，智利康賽普西翁，2008年10月18日）

保羅有一個負擔，就是要傳承他的異象。他甚至租借推喇奴的講堂講了兩年。若是我們沒有看見約翰的職事，這個會議中心就會變成一個大學校；這些宿舍就會像學校一樣，讓學生在這裏花兩年學習保羅所有的著作。學完之後，所有人就丟棄主的道路。一切都是人組織的：如何傳揚、如何走路、如何說話、如何申言，我們就把那靈關在一個密閉房間的最後一排。（唐懋毅，每日靈糧：信的人，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第一週週四）

關於成全聖徒——是選擇性的，只有菁英能受成全。在水流職事站所帶領的恢復裏，其成全的焦點已經成為選擇性的少數菁英：只有大學生可以參加全時間訓練。（馬聖民，電子郵件致『經理弟兄們』，報告 Helcio Almeida 所說關於引到老底嘉的方向的要點，2007年6月15日）

指控尋求控制主恢復的眾召會。

有一批北美同工擅自作主，在如何往前的事上不再尋求交通。同時，開始有一個極其危險的趨勢，就是九七年以後，所有的訓練都過分地強調『使徒的教訓』，我們也參加了那些訓練。過分強調『使徒的教訓』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到底什麼是『使徒的教訓』並沒有定義。（馬天民，巴西 Uberlandia，2007年6月2日）

弟兄們，我先前沒有對你們說這些，是因為沒有需要，但因著現在我們中間發生的情形，我必須要說。有一班弟兄們認為只有他們才是神的口諭，好像只有他們可以用李

弟兄和倪弟兄的書，只有他們能解釋這些書，如此便產生了一個排他性的職事。（馬天民，巴西 Uberlandia，2007年6月2日）

美國的同工他們要我們服在他們的手下，聽他們的命令。我們不能開特別聚會，特別的聚會只能聽他們的信息，那我們現在的真理從那裏來呢？我們不能一直落到舊的真理裏面去。（唐懋毅，巴西 Ribeirão Preto，2007年9月16日）

【一個】出版這件事只是一個旗號，一種外表的掩飾，其背後是更詭詐的，就是要控制全地的工作。李弟兄已經不與我們同在了。他在我們中間的時候，是沒有這種事的。如今我們的弟兄離開了，他們的計謀就是要控制全地上主的恢復。（馬聖民，巴西聖保羅，2005年10月2日）

所以今天，有一些弟兄想要控制眾召會。眾召會該像起頭的耶路撒冷召會那樣順服。有些人害怕，就受他們的控制。（唐懋毅，每日靈糧：生命長大為著國度，第一週週六）

反對美國的同工。

一開始，玻利維亞教會的情形還不錯，難處從哪裏來呢？從美國來的…那麼現在難處越來越大。甚至於，Ron Kangas 到這裏來，我以為這難處已經解決了，難處越來越大了。根在哪裏呢？從美國來的…從哪裏來呢？從美國來…

我再講幾句，我知道在美國，就是在訓練裏面，這個四個月的訓練，所有反對唐弟兄的，反對南美洲帶領的，南美洲職事的，都是從那個地方來的。（唐懋毅，玻利維亞 Cochabamba，2004年8月）

現在有的人用美國人的名字，不是美國人的名字，美國工作的名字，到南美洲各地去破壞教會（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所以有機會，我們用諷刺的話語跟 Ron Kangas 說，謝謝你，你有野心到南美洲來工作，感謝主，你好像一個臭的肉一樣的，把所有的蒼蠅都到你那邊去了，我們現在非常感謝你。（唐懋毅，巴西聖保羅，2007年10月28日）

李隆輝是在波士頓給 Cezar 製造問題的主要弟兄。（馬聖民，巴西聖保羅，2007年10月28日）

特別是余傑麟，他對我們有成見。唐弟兄，那個余傑麟，哇，他是一個政客，一個中國人。（馬聖民，巴西聖保羅，2007年10月28日）

我們把智利的分裂，責任都歸給 Albert Lim。（唐懋毅，巴西聖保羅，2007年10月28日）

負面的來說，我們被某些美國同工（Gary Kaiser and Albert Lim）的態度澆了冷水，他們七月到巴西來，在不同的城市給那些有異議的聖徒開特會。…他們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有些美國同工也幫助異議者（就是翻譯恢復版聖經和晨興聖言的那班人）將兩本反對朱韜樞的書翻譯成葡語，並加以印刷。在這裏持異議的弟兄便在正常的聖徒中間散發這些書籍，為要混淆他們，將他們帶離巴西正常的召會。當然，我們感到十分傷痛，但我們知道這一切背後的源頭（弗六 10~12）。聖徒們也知道以前有，現在仍有邪惡的工人（腓三 1）和假教師（彼後二 1~2）。我們能作什麼？讓主來審判一切！主對門徒說到好種和稗子『讓這兩樣一齊長，直到收割。』（太十三 30）。所以

讓我們繼續長大…（Cezar Menegucci 寄給美國三十多位聖徒的電子郵件，2008年9月4日）

賄賂聖徒背叛唐懋毅的職事。

這樣的實行已經在其他的南美洲國家發生了，在巴西已經發生了。有人挨家挨戶去訪問。親愛的弟兄姊妹，他們用貪心、用捏造的話語，我們知道他們的生活從那裏來的，他們怎麼有錢去餵養，去買通那麼多的人呢？…下面又說到關於巴蘭，被人用錢買了，用話【用土話來說？】，這樣的事現在發生了。…現在有這樣的人不法的人，被撒但所利用到處去攪擾。感謝主，我們巴西從前平平靜靜的，沒有這樣事情發生過。就從聖保羅教會出去了三個背叛的人，被美國的一班同工們所買了去了，他們供給他們許多財物，所以把這個東西帶到巴西來，一個一個挨家挨戶去破壞。所以他們不知道那麼說謊言是毀謗，你看；不知道怎麼描寫他們，我沒有辦法描寫他們。（唐懋毅，巴西 Ribeirão Preto，2007年9月16日）

不呼求主名。

爲什麼他們能夠留在那邊呢？他們就能留在耶路撒冷卻沒有被抓呢？很明顯的，他們沒有呼喊主名了。親愛的弟兄姊妹，我真想不到十二個使徒會停止呼喊主名。我也真想不到李弟兄帶領的好多的同工們現在都停止，沒聽見他們呼喊主名的聲音了。（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6年9月3日）

不願意受苦。

所有那些法理的人都是沒有受任何苦的，因爲他們不願意受苦。有的人告訴我們，他們到非洲去傳福音的時候，他們去在五星級旅館去住了，因爲…那裡太髒。所以這二三十位在五星級旅館裏聚會，他把法理的道理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講，就走了。爲什麼呢？他們不肯受苦啊。在這裏面有一個人，有一個弟兄，美國帶頭的人。那個時候我們巴西幾位弟兄到美國去開始的時候，美國…墨西哥弟兄有個交通，就是蒂華納。蒂華納是美國墨西哥城市，教會興起來了，第一次的擘餅，邀請美國的弟兄去。『我不去不去，我們不去，這裏我們不去，我們不肯受苦』。那麼我們巴西的弟兄們到他們教會的裏面，那麼蒂華納的弟兄就請我去啦。我們去啊，都去啊，André作我的翻譯。有一個弟兄還告訴我們，你們千萬不要吃那邊的水啊，美國帶的水去才能吃啊。你們看，他們就是不肯受苦。所以，第一次擘餅聚會我們去，蒂華納教會。親愛的弟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同工們】不願吃苦，害怕傳染病啊，他們寧可因爲害怕生病，拒絕別人的愛心，去愛人的愛心。親愛的弟兄姊妹，是什麼？都是法理的東西——不肯受苦。（唐懋毅，智利聖地牙哥，2007年7月14日）

反對西語弟兄，指控李常受瞧不起他們。

以前我們有很好的交通，但特別是中美洲，他們有野心。要作什麼？我希望美國有人會有所行動。李常受在講生命讀經時，叫西語聖徒安靜。在我看來，李常受似乎瞧不起他們。在美國、台灣得著的大多數是外邦人，但在南美絕大多數是從基督教來的，他們都想作頭，就好像在公會裏一樣。有一段時間，每六個月我就帶年輕人來參加李弟兄的訓練，希望藉此他們就可以把恢復帶到南美。但是我很失望，他們好像得了自由，成了反宗教的。雖然他們在基督教裏得救，後來才轉向主的恢復，但他們是自由的…我們之間的問題總是出在南美的西語弟兄身上，就是那些來自公會，想作頭，有

野心想作領袖的人身上。（唐懋毅，與唐懋毅、他的同工及某些相調同工聚會的筆記，2008年2月19日，十頁）

也有一定程度的野心，主要是南美洲那些離開我們的帶頭弟兄有野心。（唐懋毅，與唐懋毅、他的同工及某些相調同工聚會的筆記，2008年2月19日，十五頁）